

世纪经典文丛

周作人 经典

苦竹杂记

苦茶随笔

看云集

谈虎集

谈龙集

雨天的书

自己的园地

过去的生命

艺术与生
活



周作人经典

宝祥/编选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作人经典/周作人著.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1.2

(世纪经典文丛/乐齐主编)

ISBN 7-5442-1803-1

I. 周… II. 周… III. ①周作人 - 文集 ②文学理论 - 中国 - 文集 ③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642 号

ZHOU ZUO REN JINGDIAN

周 作 人 经 典

作 者 周作人

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 雯

封面设计 雅匪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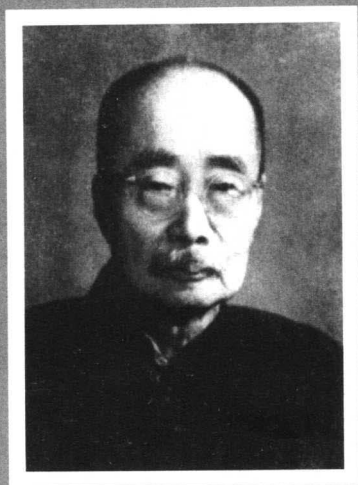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1803-1/1·343

定 价 26.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艺术与生活》	(1)
人的文学	(3)
平民文学	(11)
新文学的要求	(15)
《过去的生命》	(19)
两个扫雪的人	(21)
小河	(22)
背枪的人	(25)
画家	(26)
过去的生命	(28)
歧路	(29)
一个乡民的死	(30)
卖汽水的人	(32)
《自己的园地》	(35)
自己的园地	(37)
论小诗	(39)
情诗	(45)
《沉沦》	(48)
《镜花缘》	(52)
《旧梦》	(55)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	(58)

爱罗先珂君 (三则)	(61)
怀旧 (二则)	(67)
学校生活的一叶	(71)
山中杂信	(74)
娱园	(85)
寻路的人 (代跋)	(88)
《雨天的书》	(89)
自序一	(91)
自序二	(92)
苦雨	(94)
鸟声	(97)
初恋	(99)
若子的病	(101)
体操	(104)
故乡的野菜	(106)
北京的茶食	(108)
喝茶	(110)
苍蝇	(113)
蔼理斯的话	(116)
生活之艺术	(119)
狗抓地毯	(122)
“净观”	(125)
与友人论怀乡书	(127)
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129)
教训之无用	(131)
我的复古的经验	(132)
一年的长进	(134)
元旦试笔	(136)
沉默	(138)

济南道中 (三篇)	(140)
《泽泻集》	(147)
《陶庵梦忆》序	(149)
谈酒	(152)
乌篷船	(155)
死法	(157)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160)
碰伤	(163)
吃烈士	(165)
新中国的女子	(167)
闲话四则	(171)
钢枪趣味	(174)
《谈龙集》	(177)
《扬鞭集》序	(179)
中国民歌的价值	(182)
谈“目连戏”	(184)
上海气	(187)
答芸深先生	(189)
谈《谈谈诗经》	(191)
《谈虎集》	(193)
祖先崇拜	(195)
思想革命	(197)
前门遇马队记	(199)
美文	(201)
天足	(202)
“重来”	(203)
思想界的倾向	(205)
代快邮	(208)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211)
条陈四项	(213)
致溥仪君书	(216)
论女裤	(219)
孙中山先生	(221)
偶感 (四则)	(224)
再求雨	(229)
人力车与斩决	(230)
乡村与道教思想	(232)
“半春”	(237)
《永日集》	(239)
《杂拌儿》跋	(241)
《燕知草》跋	(243)
关于失恋	(245)
闭户读书论	(249)
国庆日颂	(252)
《爱的艺术》之不良	(255)
山东之破坏孔孟庙	(256)
历史	(258)
《看云集》	(259)
娼女礼赞	(261)
哑巴礼赞	(265)
麻醉礼赞	(268)
《草木虫鱼》小引	(271)
金鱼	(274)
虱子	(277)
两株树	(282)
苋菜梗	(286)

水里的东西	(289)
案山子	(292)
关于蝙蝠	(296)
伟大的捕风	(301)
中年	(304)
志摩纪念	(307)
村里的戏班子	(310)
《夜读抄》	(313)
《一岁货声》	(315)
《百廿虫吟》	(319)
再论吃茶	(324)
厂甸	(329)
太监	(332)
《苦茶随笔》	(337)
关于苦茶	(339)
猫头鹰	(342)
杨柳	(346)
关于扫墓	(350)
关于命运	(352)
《苦竹杂记》	(357)
关于禽言	(359)
谈油炸鬼	(362)
入厕读书	(365)
北大的支路	(369)
《风雨谈》	(373)
关于纸	(375)
北平的春天	(378)
买墨小记	(381)

《瓜豆集》	(385)
刘香女	(387)
自己的文章	(392)
结缘豆	(396)
谈养鸟	(399)
《药堂语录》	(403)
七夕	(405)
中秋的月亮	(406)
《药味集》	(409)
卖糖	(411)
上坟船	(414)
《立春以前》	(417)
雨感想	(419)
女人的禁忌	(422)
蚯蚓	(427)
萤火	(432)
《知堂乙酉文编》	(439)
孔融的故事	(441)
风的话	(447)

《艺术与生活》

《艺术与生活》，文艺评论集。1931年2月由上海群益书社初版。辑收作者“五四”前后所写文论21篇。本书选录其中3篇。

人的文学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现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伦布发现，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兰克林发现，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伦布与弗兰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做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彷徨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无量数年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

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菲罗培尔（Flaubert）与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其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乎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 Blake 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 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 力是惟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 力是永久的悦乐。

他这话虽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活。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兼爱的理由，因为“己亦在人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

“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涵，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桑（Maupassant）的小说《人生》（Une Vie）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Kuprin）的小说《坑》（Jane）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或非人的生活为是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
-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崇拜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

与夫)

(六) 强盗书类 (《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 才子佳人书类 (《三笑姻缘》等)

(八) 下等谐谑书类 (《笑林广记》等)

(九) 黑幕类

(十) 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德，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很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说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诺威伊孛生 (Ibsen) 的戏剧《娜拉》(Et Dukkehjem)，《海女》(Fruen fra Havet)，俄国 Tolstoj 的小说 Anna Karenina，英国哈代 (Hardy) 的小说《台斯》(Tess) 等就是。恋爱起源，据芬兰学者威斯德马克 (Westemarck) 说，由于“人的对于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卢闾 (Lucan) 说，因多年心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做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 (Dostojevski) 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Dostojevski 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在人情以